

养一斋集

養一齋集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朱子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
蘇黃以次諸家予篤信此說十年前輯作詩本經一書
專取李杜集擇而錄之並爲總論二卷附焉既而思之
李杜所作誠不能篇篇與風雅合然非淺陋如予者所
宜定去取也故此書不敢示人其總論則偶出管見不
忍割棄綴諸拙著詩話後質世之知言者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

於詩者按古今論太白詩者衆矣以朱子此論爲極則
他人形容贊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真相知者以本不
知詩教源流故子美爲詩聖而太白則謂之詩仙萬口
熟誦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虛無不可知者相擬
名尊之實外之矣若緣謫仙之號定於賀監謫仙之歌
賦於同朝少陵贈什亦嘗及之遂爲定評不知賀監老
爲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風靡無稽品藻何足
效尤少陵特敘其得名之始云爾非以爲確不可易也
且賀監又嘗目之爲天上星精矣豈亦可從張旭太湖

精之例以詩精目之乎若見太白詠仙者多乃以詩仙當之則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將號以詩仙耶朱子以其從容法度爲聖何等了當楊升庵曰太白爲古今詩聖語據朱子攬撲不被而他日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語何其仙聖之雜糅也此義不明看太白詩焉能入解故皮襲美謂其詩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外非世間人語極力推尊皆成幻妄敖氏臞庵謂其詩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推尋不入轉致揶揄也至王氏百穀乃直謂李詩仙杜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

矣豈非名尊之實外之之明驗也哉惟周氏伯弼曰太白詩號雄俊而法度最縝密此乃可與朱子之言相發明耳

張氏邦基曰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詞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按孟子不可以橫言左氏亦不可以橫盡若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舉世莫能當擬太白詩頗得其神然朱子云太白詩不專是豪橫亦有

雍容和緩者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計氏有功曰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闌開蟄戶其奇峭不可攻也及覽太白詩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鵬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視諸阜者耶按滄浪詩話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海錄碎事亦言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人才絕李賀鬼才絕又漁洋山人戲論李白飛仙語李賀才

鬼語愚實不解仙鬼之才仙鬼之語諸公何從悉其高下而公然以評詩也張碧論太白長吉別處奇古確實遠勝天仙鬼仙鬼才才鬼諸說碧詩萬不可以追蹤太白而名碧字太碧摹仿令人失笑然此論獨可存也

嚴氏羽曰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按滄浪論詩以禪爲喻頗非古義所以來馮氏之攻然謂李杜二集須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則脗合朱子之論不可攻也其謂太白詩有安身立命處語殊深微

不易解而於太白詩煞有見地學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吳子華所謂太白詩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遺者卽其安身立命處矣滄浪又謂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夫詩有通體貴含蓄者有通體貴發露者豈有發句必求開門見山之理此可以論唐人試帖之破題而不可以論太白詩也誤傳惑人莫此爲甚故附辯之

魏氏慶之曰爲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按退之文乃太白詩之敵也退之詩則不可與太白詩並蓋退

之詩豪則有之逸處甚少千古以來足當氣格豪逸者
太白一人而已後來蘇長公七古豪逸處幾欲亂真然
李詩源出風騷痕迹都融蘇詩行以古文議論不廢李
實正聲蘇爲別徑終難方駕朱子曰蘇黃只是今人詩
蘇才豪一滾說盡無餘意是也

楊氏慎曰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
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按升庵
軒李輒杜不足訓此以莊子比太白卻不誤顧氏璘亦
云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然

懷素之草書非右軍之左規右矩也太白卻於古法無脫漏處耳

黃氏庭堅曰太白歌詩超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按李詩緯云太白愠于羣小乃放還山縱酒浪游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猜怨蓋不敢忘君也天太白之不敢忘君與子美何異情深故文明所以越六代而齊漢魏也朱子謂鮑明遠才健太白專學之此語轉不若黃太史之的周氏紫芝謂太白詩太高而微短於韻彌妄矣葛氏立方曰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

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箴篋謠之篇慮夫婦之義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按此條於太白詩能見其大太白所以追躡風雅爲詩之聖者根本節目實在乎此後人震眩其才而不知其深合古詩人之義故譽之則謂其擺去拘束如元微之毀之則謂其不達義理如蘇子由皆大誤也

高氏棟曰李翰林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

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按太白嘗言齊梁以來豔薄
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風
樂府儲王高岑誠一代之翹秀顧其志非以古道自任
者也惡得與太白爭席哉藝苑卮言云太白古樂府杳
冥恂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噓此
以形似論樂府者也齊梁後之樂府非太白起而振之
不至五代已流入于詞矣太白樹復古之偉功王氏謂
其極才人之能事而已亦淺矣哉

王氏士正曰唐五言古詩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按左

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較青蓮色味不欠形神頓跼似
難連類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漁洋以太白左
司並言疑所謂復古者復選體之古焉耳太白胸次高
闊直將漢魏六朝一氣鑄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來
仰承三百之緒所謂志在刪述垂輝千春者也豈專主
選體哉予臆漁洋能揭明李詩五言之復古而恐其以
選體當之猶非了義也故錄而辯之若酉陽雜俎謂太
白前後三擬文選不成悉焚之唯留恨別二賦此真夢
囈夫文選三十卷太白全擬之則有此才力而無此文

體試問卜子夏孔安國詩書序亦可擬乎此劉晝賦六合之爲耳太白爲之乎若有擬有否又不可徑謂其擬文選也段氏徒見集中有恨別二賦遂傳此大語以尊太白而不知其庸且妄耳總之李杜無所不學而文選又唐人之所重自宜盡心而學之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終則非選詩所得而囿故謂太白學古兼學文選可謂其復古爲復選體則不可謂其擬古屢擬文選則尤不可

李氏攀龍曰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

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作長語英雄欺人
耳按于鱗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
用意得之此則誠然至論七古何其詩也太白歌行祇
有少陵相敵王阮亭謂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
創獲又謂李白岑參二家語羞雷同亦稱奇特屢以太
白嘉州並稱已爲失言試問襄陽歌江上吟鳴臯歌送
別校書叔雲夢遊天姥吟等作嘉州能爲之乎嘉州奇
峭人力之極天弢未之解也于鱗轉以太白爲強弩之
末爲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詩辨坻亦謂太白歌行

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埽地欲盡與于鱗一鼻
孔出氣此皆誤以初唐爲古體故嫌李詩之一槩放佚
而幸杜詩之偶一從同豈知詩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
風雅之不能不爲楚騷楚騷之不能不爲蘇李皆天也
詩之古與不古視其天與不天而已矣今必以初唐爲
古不知初唐已變江左必以太白爲蔑古不知蘇李已
變風騷余最笑何大復明月篇舍李杜而師盧騷以爲
劣於漢魏而近風騷歟不知劣於漢魏近風騷句乃言
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不解句義旣堪哈噱況當時之